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八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四

史部

北史卷八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溫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弟之儀

虞世基

柳詒

列傳

文苑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王胄

兄奇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祖君彥

尹式 孔德紹

劉善經 劉斌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
文之為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
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
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
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

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
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
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叅谷名法兵農之別雖
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譏
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抑鬱而不
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
振沉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
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

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傳張蔡
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
陳阮負宏行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
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
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
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
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
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

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奕朱彤梁
謹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
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
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最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
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
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
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
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

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
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羨獨構衣冠仰止咸
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胃臆潤古
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
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
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
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
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

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瓊瑤刻削
杞梓竝為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竝
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
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
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
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
鹿魏李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
杜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

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
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
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
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
除官詔旨其闕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
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竝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
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
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

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叅軍蕭慤趙州功曹叅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

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儼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放懸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兗州刺史羊肅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

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漑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

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
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
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謩竝入館待詔又勅僕射殷
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
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
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
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
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

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蘓亮蘓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
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
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
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
扇於闕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
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
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
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

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

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
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
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
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
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
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
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臬九州攸同江漢
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

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
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
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
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
俱騁龍光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
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
竝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
顏之推為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

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
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
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頔諸葛穎王貞孫萬
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為文學傳今檢崔儼王頔孫
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
柳詵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
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於濟陰

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
郡事子昇初受學于崔靈恩劉蘭精懃以夜繼晝晝夜
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
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
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
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
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塞等二
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

皆受屈而去。塞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事，引無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荅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

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

懷前愆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

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余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余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舉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縡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

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
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
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
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
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
章易作逋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
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
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

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
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
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
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
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稽上庠墨作
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

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於崔陵
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
闕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頽恐功名不立舍兒女
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
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為
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
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

諡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

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
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謩齊名為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
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無侍
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
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
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
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

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
弘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
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
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
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
少好學其仲兄以造蘊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
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勲事業母馮氏謂

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
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
居鄴中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
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
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
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
避世金馬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
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

僚遲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
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
年齊文襄崩遲為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
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事遜仍舉秀才
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三年已貢開封人
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
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
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

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
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
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
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為
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
遜往還五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于江上大軍還
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

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詔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

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
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
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
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
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
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譔
為之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
孝譔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

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
三千人楊愔言于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
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
員外郎三人竝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
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清河初為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
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
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

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
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
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
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
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
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
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

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曲言行於世齊七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竝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于時武帝嘉其才藝

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
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襲輯寧所部見
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位襲有舊召拜吏部尚
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選既名家文章優贍當時
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
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
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
人也竝願即都鄢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

吏部尚書宗慄大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穀等曰建
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
以為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
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
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
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
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
文士竝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

劉穀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
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
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
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餽甚厚褒等亦竝
荷恩眄忘羈旅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
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
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

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鼎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竝南史有傳信

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
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
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為
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
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
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
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
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

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
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
侍郎聘於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
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
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
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靜吏人安
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
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

信及褒竝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如趙滕諸王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閭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竝以義烈稱

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為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

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

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

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

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

加恩接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

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

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

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策仍

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

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
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
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
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
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
十篇竝行於世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
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

為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
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
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
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
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
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
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
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

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
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
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
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
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
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
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

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幕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

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
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
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
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
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
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筯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為
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
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

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旦百紙無所遺繆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

生定猶恒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潁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常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

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
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陞
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為
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
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
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
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
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

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
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
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
立未曾有所瞻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
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
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
竝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
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

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詵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惔南史有傳詵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為內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詵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

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
詒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數庾信體及見詒後文體
遂變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
馬甚見親重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謔詒尤俊辯多在侍
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為太
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
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
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

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思
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
能坐起拜伏以像晉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於
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者久之贈
大將軍諡曰康晉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
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竝南史有
傳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

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
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箴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
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
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
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
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
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
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

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
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
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後幸太山還
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上召百官賜
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
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
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
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

籍尚多清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總叙冠
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
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
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
禮樂祕書丞黃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
宮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
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
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

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

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四年撰方物志奏

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

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
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剋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
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
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
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
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
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
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竝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

何世無哉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

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于不殺濟大忍于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塲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

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于
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
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
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帷囊
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
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
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
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

新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細素
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
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游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
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
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
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
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
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求

隨見補輯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
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
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
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
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
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
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
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

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
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南追叙前勲授
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
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
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
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
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于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
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

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
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
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諡曰
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
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
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
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
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
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
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
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
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
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羣籍守道居貧晏
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
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

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
時朝政浸壞人多賄賂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
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
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
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
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
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
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

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倪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

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
竝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
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歷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
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
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卒
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書

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為露

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賜爵

歷城縣伯隋文帝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

道處之恩禮日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

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

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

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

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

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克讓
叔少遐博涉羣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為
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
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
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
歸魏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
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

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
左僕射高潁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為伯皇
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
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
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
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
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

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
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蜺以音同父諱呼為
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
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諸葛頴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
陽太守頴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
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
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

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潁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閤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

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
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
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
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
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
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
陳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

集貞上三十三卷為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

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慰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疎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

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
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
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
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竝入宮帝
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
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
酒談欵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
吏逮之急於是潜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竝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
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
廣引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
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
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
帝覽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
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
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

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昫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

卒於官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

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

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

成湯聖敬日濟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

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

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

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

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

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竝謂極高極尊

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

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
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
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減為
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
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其名曰述思賦俊覽而
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之
序俊薨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
禮一部復令徽為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

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並有才名事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父珽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

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
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
顏之推虞世基柳詵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
胄等竝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
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
天網俱頓竝編緗素咸貫詞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
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

不務乎

北史卷八十三

北史卷八十三考證

文苑傳叙宋該封奕朱彤梁彥之屬○奕監本訛辨今
改從南本

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
元元當係元康之訛今各本俱同仍之

通直散騎常侍楊訓○齊書楊作王又下文李師上作
李師正魏謩作魏騫封孝騫作封孝謩

祖鴻勳傳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所宜○恐監本訛

不今改從閣本

樊遜傳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遜監本誤遊今改從南本

大司馬襄城王旭○城監本訛成今改從齊書

王褒傳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宣城周書作宣成考
列傳宣成王名大器簡文帝子也又安城內史作安
成郡守

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燕歌下周書有行

字又狀監本訛言今從周書改正

庾信傳父子東宮出入禁闥○周書東宮上有在字

顏之推傳父協○協齊書作總

後從至天泉池○天監本訛大今從南本改正又齊書

無泉字

虞世基傳字懋世○懋隋書作茂

日旦百紙無所遺繆○旦隋書作且

許善心傳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留字下隋書

有守字蓋承上文善心留守京師而言也

三季之所未聞○此與下文一元之所巨厄句隋書本
無兩所字

權幸傳一卷○幸監本作宰今從隋書及南本

李文博傳相送出衢路○出隋書作於

劉臻傳臻驚曰汝亦來耶○驚監本訛警今改從隋書

虞綽傳陳左衛將軍傅綽○傳監本訛傳今改從隋書

王胄傳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從監本訛從今改

從隋書

潘徽傳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行一驛而四字監本作闕三字南本作一行賦三字皆訛也今從隋書增入

常得志傳過故第為五言詩○第隋書作宮監本誤弟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八十三考證

謹案第一頁後二行王冑下毛本有兄春二字刊
本缺今增

第四十四頁後四行帝嘗自東都還京師刊本都
訛宮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埏

騰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八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十五

史部

北史卷八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頌

弟頌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

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
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
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
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
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
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朝
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

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非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

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
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竝竭股肱之力咸盡愛
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
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
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
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閭元
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
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

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頌田翼楊慶
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
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
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輯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
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
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
夕慮兄弟五人竝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

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

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
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寸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
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輦親自扶接申欣然
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
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
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

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
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裏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
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
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
孝詔別勅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閭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

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
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
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
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昆
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
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
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
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

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牢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

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

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

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電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
及過崇地風電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
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
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
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
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
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

書聞奏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
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
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
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
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
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
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

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
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閭氏沒
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
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
太和中板白潁川刺史大統中板翟廊城郡守族性至
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
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

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
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
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
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
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
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
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

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而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雋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

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

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為周師

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

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
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
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虵丘縣公獻取
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欬上為之改容及大
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
戰被傷恐不堪復聞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
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

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

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頌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頌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

議決多類所為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類與相論難詞義蜂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類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類之計也類後數

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頽謂其子曰氣候
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頽將歸突厥至
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
素但為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
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
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禽楊素求頽屍
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
卷竝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

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

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為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練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夫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

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鬼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

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
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
飲水盛冬單線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
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
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
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
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

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節簷之下非獎勸
所得竝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
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
矣

北史卷八十四

北史卷八十四考證

孝行傳叙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匹監本訛足今改正

長孫慮傳更相鞠養不能保全○鞠監本誤鞠今改從南本

閻元明傳三世同居閨門有禮○監本缺居閨門三字今從南本增入

吳悉達傳隣人孤貧窘困者○困監本訛因今改正

荆可傳瑩域極大榛蕪至深○榛監本訛榛今改正
王頌傳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地監本訛地
今改從隋書

弟頽傳○頽並無孝行可稱乃因頌而並附於傳後殊
不可解

翟普林傳家有烏犬隨其在墓○犬監本訛犬今改從
南本

北史卷八十四考證

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
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
飲水盛冬單線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
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
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
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
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

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節簷之下非獎勸
所得竝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
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
矣

北史卷八十四

北史卷八十四考證

孝行傳叙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匹監本訛足今改正

長孫慮傳更相鞠養不能保全○鞠監本誤鞠今改從南本

閻元明傳三世同居閨門有禮○監本缺居閨門三字今從南本增入

吳悉達傳隣人孤貧窘困者○困監本訛因今改正

荆可傳瑩域極大榛蕪至深○榛監本訛榛今改正
王頌傳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地監本訛地
今改從隋書

弟頽傳○頽並無孝行可稱乃因頌而並附於傳後殊
不可解

翟普林傳家有烏犬隨其在墓○犬監本訛犬今改從
南本

北史卷八十四考證